

生/活/随/笔

读书小记



王海燕

深夜起,书为伴,灯下魅影……夜色阑珊。窗外有飞花,窗内有花影;欲闻春之讯,不怕雪来藏。这是我常常在冬春看书的景象。喜欢书的人,每每拿起一本书,都是一颗星辰、一枝寒梅。遇先哲、寻自己,领略书籍里曼妙多姿的文明、思想、才情……这是人生无比波澜壮阔的场景!

不知从何时起爱上了书,喜欢读书、买书,逛书店,凡是有书籍的地方,就是自己的伊甸园。

2024年,重庆首个建在公园里的区县图书馆正式开馆,我站在丰都图书馆的大门口,远远望去,它不仅仅是繁体“鄽”和简体“丰”字的创意契合,更是丰都这座拥有千年文脉的历史文化名城的精神堡垒。它于我,是精神的殿堂,是思想的进发,是才华的清泉,是心灵的归宿。每当我走进丰都图书馆,看到魔幻崖壁书谷、大河文明主题馆、世界鬼怪主题馆的藏书,仿佛满眼的行色匆匆,在一瞬间凝固、停止。书籍的物华,是像丰都图书馆里种草的“彩虹书塔”般向上的憧憬与生长,是像丰都图书馆里打卡的“古籍卷轴”般入我的圣洁与返璞,是博尔赫斯的诗里“我心里一直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中的心有戚戚焉的膜拜与狂想。

我常常在吵闹的情景里,机场、火车站、动车里、飞机上,我都爱读书。即便是家里,也要一边开着电视或者听着音乐一边读书,我越想通过这样的磨炼,来塑造自己的定力、专注力,练就心无旁骛、沉心静气,以及不为外界一花一草所影响所迁移。定力,是一个人一生应该修炼的品格。

“她说,你是这世间最美的精灵,落在皓月当空的星河,闪耀、流光、绽放、进发,炫耀着比肩的默契,解释着瑰丽的光年,而记忆是心中恒久的

光,每一个片段都惹人动荡。”这是我在读庆山的《春宴》后,感慨人生是一场盛大的春宴小记。

有一段时间,我喜欢读诗,读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诗,她的诗是电报式文体,闪耀光芒的意象,一种短促又戛然而止的美在空气中弥漫。她总是喜欢用破折号,像拍电报一样,但总是意犹未尽的美妙。有时候不书文字,往往能胜过文字。于是我也跟着学,写破折号的短诗《文字》:“一纸传输,人与人的间隙——或旗帜鲜明,或悄无声息。”

读完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借着读书的灵感,给自己写下“时间仰止,风雅不已。偶尔的慕美,促使在洞见中观得本质,在沉寂中觉醒自己。思想是一颗钉子,燃灵性之火,逐用晦之光,化腐朽于神奇,钉上出片的底色……时光在流水处月影重华。那些未曾谋面的美与遇见,止于勉为其难。”更是希望自己能跳脱现实的一些小困顿,永葆岁月历练的生生不息。

读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奥兰多》,用“仰俯无愧,阅尽韶华,沐光而行竞芳华。有一种力量,叫文学的力量。她既可优雅飘飘,又可烟火袅袅。女性要有属于自己的思想、精神、意志,梦想、尊严、价值。或者是一个小小的思考空间,或者是一部惊俗的不朽著作”的文字,来勉励自己不抛弃、不放弃写作。

读过老子的《道德经》,就想着“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一定可以阐释丰都的善文化,集福地、善地、孝地三位一体的丰都,是丰都文化的美好景象和独一份的境界。从《道德经》里,我悟出了丰都的变与不变、破与不破,于是想到了“尊时守位,激活丰都文化底蕴;持经达变,守护丰都历史文脉;开物成务,引领丰都文旅输出”的工作理念和价值追求。

读书、爱书,眼下的一本书、一杯茶、一个仰望,或许已胜过远方的诗酒景画……只要心有山海。读书,赋予我全新的思考、主见、锐性,注入我血液里每个新鲜的养分。虽然路过繁华与秋实、邂逅沧桑与年华,也能使我最终牵手智慧与光芒!书籍里蕴含的文化,赋予我祥和与睿智、守拙与韬晦、问道与进发、热血与圆满。

(作者供职于丰都县文旅委)

巴/渝/风/物

巫溪花袜底板儿



余明芳

“女花花儿,莫玩哒,回家扎花袜底板儿。”巫溪小女娃,爹娘的“女花花儿”,不是绣铺盖、枕套,就是扎布兜兜、花帕帕儿,“刻入基因中的抑扬,流进血脉里的婉转。”挑花、出嫁,在细微的方格中攀岩、追问、自答。

《山海经·大荒西经》讲过灵山十巫,“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姑……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爱在”。《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巫溪人如活在《桃花源记》,含含糊糊认为自己从《山海经》中的巫咸国来。

“巫”有指巫师,能与天地沟通的人;也有认为“巫”是一种文化,或人类历史进程中某种小众存在状态。从字面上掰扯,上一横为天,下一横是地,中间一竖顶天立地,男人女人并立于天地之间。女先祖巫姑,另一个区域的女媧娘娘“右手操青蛇”,她的左手想必沾有细针和丝线,在巫溪女人骨髓中镌刻下绣花的本能,缝补残缺,让世界温润。

“巫”在我们眼前,则是神农架的余脉,华北、华中和狭义的长江流域地区唯一的一块加里东褶皱、重庆最高峰阴条岭麾下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冰川时代动植物共生的实景。也是一脚踏在祖国雄鸡版图渝陕鄂三省市交界处“鸡心岭”独特位置;与大溪文化遗址一溪之隔的老鹰茶故里“野鹿窖”,那未曾揭开的神秘面纱。大宁厂山间自流盐泉眼、尚存最大的荆竹坝悬棺群,都是大自然和先人共同绣出的古老画卷。

为什么“巫”后边是溪呢?而且巫溪的河,叫溪。小溪、长溪、双溪;东溪、西溪、前溪、后溪;庙溪、汤溪、梅溪,遍地美丽的河溪。高高远远的红池坝草场,喀斯特地貌深处有夏冰洞,悬冰如钟乳石般,于盛夏才慢吞吞地融化,生成一路向西的西流溪,如卧龙在蓝天白云羊群和草甸之间,曲曲折折讲述山高水长。

绣花,是岁月长长的溪流中,巫溪女人遵从自然历史启迪,选择出生活和生产的样子。主打在各种素的底色上挑织正的、斜的十字架,又名“十字花绣”“十字挑花”。把“万寿纹”“喜字纹”“祥云纹”“八角花”“龙凤呈祥”“鸳鸯戏水”满满当当挑织于足下,初始的模式总是硌脚,摩挲穴位经络,承载男人与岁月比拼血性,走难走的路,扛难扛的事。

“我们的女花花儿莫要被十字架套住。”父母容我被一位叫未知的猎人俘获,喷发出对另外空间夸张的信任感与狂热的执行力,从有限的书本、对话与故事中,开拓出虚拟的跑道、航道,努力闯入另外的通道,遇见另外的一个人,走远、更远,看不见的力量,舍得下的简单。

追逐想象的完美,错过平常的机遇,孤独的逆行。数十年过去,圆圆的竹花绷,化成一轮皎洁的满月,落在姐妹的胸前,她们翻飞的巧手,生娇花生双燕,样子那么动人、丰满。而我在悬而未决的人生旅途,也曾为陪伴我的人,黑夜接着白昼编织过各式毛衣,但却从没偷量泥路上的脚印,剪出底样夹于书中,酝酿着做布鞋、袜底板儿美妙的事情。

数十年前的我,一定跑过来关注过我现在的心情。蛇年小长假最后一天,我看见他鞋底垫着那双火炬图案的花袜底板儿,边缘破损,图案不全。这些年一路舍离,可他偏留住这双我用半年时间扎成的花袜底板儿,隔现在30多年,针扎破我的手指,血滴进过花中。

巫溪女花花儿,安静的绣娘,扎出花袜底板儿,男人永不认输认穷的力量,填不完的空白,诉不尽的祈求,一篇又一篇答卷。2021年5月,挑花(巫溪嫁花)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巫溪嫁花,喜花、婚嫁挑花,心中向往什么就绣什么,牡丹、莲花、凤凰、鸳鸯、雄鸡、观音百子、喜上眉梢,福如东海,终成风景和文化。

清楚记得小时候,挑花要数纱,第一双白粗布铺面的花袜底板儿因此半途而废,我的绣花人生知难而退。出现方孔定位的底布后,挑花难度急转直下,我买回七彩线,以碎布和粉浆成布壳,裁剪、垫面、卷边儿成型,接下来斜行搭架定位,从袜底部正中起针,走十字架扎出的第一朵花,背面乱得不可开交。第二朵花,依次绣完每一种颜色,不断补位润色,渐渐正面反面均成满幅画面。巫溪嫁花古老的图案,融入时代故事,相思着的溪,摘得到的云,见不着的人。

长辈言传身教,我们耳濡目染,但血脉中的技艺似乎在我们这一代被阻隔。还好,遍地清丽的溪依旧流淌,巫姑的传人、巫溪嫁花在迎风生长,多好玩。(作者单位:巫溪县政协)

诗/绪/纷/飞

春天的模样



邹仁波

山脚下的麻鸭情窦初开
被一声声柳笛撩拨
梳理好流浪的羽毛
在清波粼粼的湖面
跟着春雷一起滑翔

老家门口的白鹅思无邪
在玲珑剔透的田间
用橙色的大铲掀翻泥土
找寻去年蓝蝴蝶书写的
洁白的情书

玄冬被二月的剪刀熔断
翻山越岭的小燕子衔来
暖融融的童诗
读给用柳条抽打陀螺的少年听
旋转出一树一树的春潮

惠风爬上小院篱笆

俏皮的桃花瓣围着
掀开卷珠帘的碎花裙姑娘
被蜂蝶投粉的狼毫在裙摆上书写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牛尾拴住夕阳的山坡
一只布谷鸟脆生生的鸣叫
滚动在父亲的扁担上
月亮朝阳在扁担上燃烧
大地秋天在扁担上延长

春天从雪山湮远的
口哨声中打马归来
飞驰在草木血管里的和谐号
直抵你最宽阔喧腾的心房
心花与春花一起怒放
这就是春天的模样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寻春



蒋兴明

就能饱尝七彩颜色
只需打开房门
就能和春天撞个满怀
(作者单位:丰都县职业教育中心)

成渝兄弟



黎强

一场龙门阵哟,哥俩越摆越有趣。
啊,哼着老童谣,念着老屋基,
走了南来又走北,心中留着老户籍。

啊,成渝好兄弟,打心眼儿欢喜,
啊,成渝亲兄弟,一辈子有福气。
生庚八字记得准,深巷老院不忘记,
麻辣鲜香端上桌,手足亲情在一起。
(作者系江津区作家协会副主席)

吃着一样的米,唱着一样的戏,
从小到大最熟悉的是蓑衣斗笠。
逛街春熙路,玩耍十八梯,
一把爆米花哟,哥俩越吃越安逸。
啊,听着老故事,数着老黄历,
说了东来又说西,嘴上挂着老规矩。

穿着同样的衣,行着同样的礼,
逢年过节最高兴的是串门坐席。
茶香宽窄巷,酒浓海棠溪,